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看電影《鄧稼先》，十分感動。這是十年前的一齣影片，但沒有看過，相信在香港也沒有公開放映。因為這是沒有商業價值的影片，因而沒有排期映出。

感人的《鄧稼先》

鄧稼先是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，留學美國，參與秘密研究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工作。他捨棄高薪厚祿，毅然回國，參加中國原子彈的研製。他不辭勞苦，在西北高原荒山野嶺中，默默進行試驗，終於製造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。接着，又領導了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，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，使中國能參加世界「原子俱樂部」，奠定了軍事大國的地位。試設想，中國今天如果沒有原子彈和氫彈，即使經濟起飛，哪能躋身於強國之林？哪能面對美國的霸權主義而有發言權？哪能面對日本軍國主義興起而有震懾力量？強國看實力，既要有經濟上的實力，也要有軍事上的實力。這些為國防科學獻身的科學家，永遠值得我們尊敬。

鄧稼先長期在西北核試驗地區工作，自己卻受到核輻射的影響，健康受到侵蝕，患上惡性腫瘤以至癌細胞擴散，終於不治。看到影片描寫他重病的最後日子，不禁潸然淚下。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，特別是曾留學外國而回國服務的高級知識分子，把所學獻身祖國的建設事業，不知凡幾。很可惜，在上世紀數十年極左思潮泛濫的時代，他們很多人都受到迫害。罪名卻是從國外歸來，政治上不清白，或者是有「裡通外國」嫌疑，於是就被打成「特務分子」。從「三反」、「五反」，到反右、反右傾，多少高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，有的被迫害致死，有的長期被投閒置散。有的幸運地逃出國門，但仍未泯滅愛國之心。如現仍留德的關惠謙，他寫的回憶錄，顯示仍懷抱著一顆熾熱的愛國之心。

鄧稼先也許長期從事的是秘密的科技工作，並沒有捲入歷次愈來愈兇狠的「階級鬥爭」，得倖免於難。因而方能為中國的原子能應用和原子彈、氫彈製造作出貢獻。這是他個人的不幸中的大幸，也是國家不幸中的大幸。

琴台聚客火

莫言對泉州的文化遺產，評價極高。他在參加泉州的海絲藝術公園後，曾對傳媒說：

泉州可圈可點的文化遺產太多了，而其中海絲文化是獨特的泉州符號，海絲文化公園既是昔日泉州海絲繁盛景象的縮影，也是以當代藝術形式展示絲路精神的創意結晶，是一件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結合、交相輝映的獨具創意的藝術品。

莫言談到一個城市的靈魂。

他指出：「一個城市是否富裕，是否先進，不能只看經濟總量，還要看它的靈魂有多麼豐富，它的藝術有多麼燦爛多姿。」

綜觀莫言泉州行的報道，他到了弘一法師紀念館，觀賞東西塔，踏足洛陽橋……，卻沒有多大著墨對「晉江草庵」的參觀，令人感到遺憾。

晉江草庵供奉着明教（摩尼教）教主的石刻像（被聯合國文教組織評為當今世上最大的明教教主的石雕）。

明教是金庸筆下所涉文字頗多的教派。相信莫言參觀後一定感到振奮，因為他是金庸的粉絲。

莫言在泉州還談到如何弘揚中華文化。他說：「弘揚中國的文化、地方的文化，提高文化的競爭力，需要走出去，需要交流，而文化的交流，不能單靠政府，還要依靠民間的力量。」

家鄉文化源遠流長，特別泉州自古是絲綢之路起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天命前日洗手時，看到瓷磚牆壁有一隻小小的飛蟲，拍打着翅膀向上爬。我一時沒多想，就把手中的水潑灑過去，牠只好「吱溜吱溜」順着牆壁滑了下去。大概一分鐘後，牠又慢慢爬上來，堅持了一下，體力不支，再摔了下去。天命沒多想，埋頭洗臉之後，抬起頭來照鏡子，驚見牠陰魂不散，不知何時已幽幽地飄了上來，附在鏡面。

我們有多脆弱？

亂世當中，我們難免感嘆命運無常。生命脆弱，固然是事實。但我們也別忘記，生命亦有堅韌的一面。

我的客人當中，有一類人，極度缺乏勇氣，只有聽到確切的答案，證明命途有希望，自己才有繼續堅持的動力。與一般客人不同的是，他們未必在意天命解讀八字的過程，而只在意結果。他們常說的一句話，便是：「楊師傅，你唔使解釋咁多，你直接話我知，個結果係得，定係唔得？」

天命明白，玄學在他們心中，屬於強大的，甚至唯一的心理安慰。與他們交談時，天命會再三強調，要相信自己生命的堅韌。誠然，我們很脆弱，在生死面前，似乎毫無反擊之力，正如天命遇到的那隻飛蟲，會輕易被水沖走。但別忘了，只要沒有被一指按死，牠仍有繼續生存的機會。

我們亦應該有這向上爬的勇氣。無論有多少天災或人禍造成的一「洪水」，我們都應該相信，自己也是世界的一部分，也有力量去為命運抗爭。天命常常無心自問，自己只是芸芸眾生的一部分，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？我總是能得到樂觀積極的答案，因為生命能影響生命，更能影響世界。我相信自己能出一份力，你呢？

點，有很濃厚而豐富多彩的文化積蘊，值得積極向外推薦——走出去，才能擴大影響力。

他進一步闡述道，「文化交流一方面要通過政府的力量、政策的支持，進行正式交流；另一方面要通過民間的文化自覺，自發的交流，潤物無聲地持續下去，個體行為積累起來力量巨大。」

這當然是指在內地的環境下做文化交流的要訣。

在海外或在香港，要做文化交流，是沒政府可靠。譬如在香港，政府投放文化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，甚至是可憐的地步。

香港有一個康文署，管的範圍非常廣泛，獨欠專司文化的部門。

既然以「康」為首，當然以體育、康樂為主，所以資源集中在體育運動如球類活動等。

「文」是在康體之下，是屬於等而聞之的事。文事活動，又分表演藝術及音樂、創作、文學活動。

表演藝術即時社會效應大，當官的面上有光，所以資源都集中在表演藝術上。至於文學活動，是「文」中之末，所以所撥的資源最少，幾乎達到自生自滅的地步。

所以相對來說，香港的文學活動，來自政府的力量，來自政府支持的機會幾乎等於零。

唯一的出路，是向社會籌款，社會對文學是不屑的。商界從商業效益而言，對文學可謂無從說起，要以獲得商界的支持，也是屢屢乎其難矣！這就是香港文化的現實了。

（下）

同窗情

起。有一回，母親中午不在家，放學後我倆買了馬蹄燒餅與榨菜片，回到我家，津津有味吃起來。家裡地方小，寫作業的桌子是個方檯上放個木板，一人佔一邊，可我們絲毫不覺得簡陋。她的妹妹銳，梳着羊角辮，一蹦一跳，很是可愛。她經常搞得髒兮兮的，還欺負她姐姐，我沒少與她鬥嘴。

慢慢回憶，慢慢變老。八十後的我們，迎來而立之年，同窗情誼，卻歷久彌新，使我深深感動。和很多人一樣，我以為昔日的同窗，會在社會大潮的裹挾中蒙上精神的霧霾，照不出花季的絢爛；和很多人相似，我以為昨日的同學，會變得無法辨認，就像我們自己無法辨認兒時的自己。記得詩人王小妮有篇文章叫《同也不同，學也不學》，她說道：「沒有什麼鍊條能把不同的人連接起來，連接人的只有血脈、利害、苦難和思想，無論牧人的柵欄多麼堅固，無論山羊們擠在一起發出多麼近似的叫聲，最終，牠們只可能是歧路上的亡羊。所以，我站在這事情的盡頭說：同也不同，學也不學。」當時讀過，我有些不安，真的是這樣嗎？她所說的，「我從來不感慨歲月，我只感慨思想的變異」，我比較認同，可是，面對同窗，我們該持有怎樣的態度？我是學心理專業的，深諳懷舊是人的本性，現代人懷舊感常常沉澱，這並不能遮蔽人性的問題。我對人性從來不是盲目的樂觀，但是，我相信，同窗情沒有想像的那樣單薄，那樣面目全非，儘管有些時候，我們感受到不到，一旦喚起，就會像凝聚的血小板一樣，迅速聚集，溫暖如春，讓你淚流滿面。很多時候，對昔日同窗，我們拒絕相認，顧慮重重，甚至忐忑不安，是因為不敢認識曾經的自己，不敢觸摸真實的自己。

小柏、阿禎、璐，都不約而同地說：「這些年，你一直堅持，我們也不能放棄！」玥說：

「讓你受苦了！你的事，我知道得晚了！」他們的話，使我熱淚盈眶。這幾年，我去過很多校園做演講，也辦過簽售，但是，他們都不是我的同窗，呼之欲出的友誼之情無處安放，四處漂泊，我怎能不彷徨？今天，拾起這份友誼，我似乎獲得新生：是精神的撫慰。同窗，究竟是什麼寶？我回答道：「是靈魂之窗，是心靈之窗。」我多麼想，把這句話告訴所有人，從現在起，珍視友情，用心靈去擦拭這扇窗戶，保持清潔與明亮——它是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「綠蕪中，春逝去，花落水流東；從三十年後看三十年前，細數其中的人情心事，滄桑茫漠，回首滿是情深意濃。」愈回憶，愈友情，愈回憶，也愈寬容。我知道，我的同窗情，與齊邦媛女士《巨流河》、與葉嘉瑩女士《紅渠留夢》中的同學情誼，是不同的，沒有經歷過學潮運動，也沒有經歷過戰爭炮火，我們少了些許的患難與共，多了些和平年代的浪漫憧憬。我忘不了小柏上台講課的場景，「京劇是中國的國粹」，第一句話便把大家逗樂；我忘不了運動會上長跑比賽阿禎跑第一的歡呼聲；我忘不了校門口小賣部蛋炒飯的味道；我更忘不了，同學之間的愛情修成正果。璐和他的老公都是我的同窗，他們的愛情，見證着如花的青春，見證着同窗的情感。



學生時代的友誼令人難忘。 新華社

或許，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：路上偶遇曾經的同窗，先是一愣，遠遠辨認，停頓，轉身，匆匆離開。事後，內心卻久久不能平靜：「這還是他（她）嗎？多少年沒有見了，他（她）還會記得我嗎？」曾經的那些往事，絲絲縷縷，或明或暗，或長或短，一溜煙兒地冒了出來，叫你百感交集。也有些人，走上去猛拍肩膀：「嗨，老同學！」乍然相見，絮絮幾句，很快，會再度分開，恢復生活的平靜。

說起老同學，我喜歡用「同窗」。一個「窗」字，讓人眼前開闊起來，遙想起當年課堂上的場景，嘖嘖喳喳，哄哄鬧鬧，班主任經常在窗外盯梢，而課堂上的我們渾然不知，想起來莞爾一笑。因為生了一場大病，我較早地離開校園，與很多同學失去了聯繫，沒想到的是，互聯網使我們重逢，在微信群裡相聚，不禁喜出望外。一段時間以來，懷舊感爆棚，甚至幾度失眠，曾經的同窗往事，曾經的校園故事，在枕邊滾動，播放，回甘，濕了眼睛。

經常聽身邊人說：世態非昨，人心涼薄，同學會被披上功利的外衣，變身為人際場，分為混得好與混得不好，充斥銅臭味道。同桌紅說：「現在我在一家公司當職員，都是過去學習不好。」我一時不知怎麼回答。學習好，不一定混得好，就像網上熱議的，學習不好的都成了富翁，當然，這不是絕對的。璐與我是小學同學，也是初中同學，同窗九年。她是個有心人，把畢業照與我們春遊的合影曬出來了，立馬引起大家的共鳴。仔細指認，「這還是我嗎？我那個時候咋這

麼萌？」亞楠說：「我再也回不去了，那麼細的腿。」這是生娃之後的真實感受。

璐先後說出一大串同學的名字，瞬間惹起一大堆色彩斑斕的往事，念着那些名字，心裡早已波光瀾熾，氤氳出晶瑩的光澤：她就是青春。「後來轉來的女生叫什麼來？還有那個……」一時間，群裡熱火朝天。然而，說起蓉與涵，大家瞬間啞然了。中學沒畢業的時候，涵患上白血病，走了；幾年前，蓉因病，也離開了。她們的事情，我聽說一些，一直不敢確認，多麼希望不是真的。森帶來消息：「教我們的孫老師、馬老師，也病故了。」光陰荏苒，世事無常，誰能阻擋住病魔的偷襲？生命的脆弱超乎我們的想像，沒能在她們病中去探望，一臉愧疚。

最好的時光，就是與同窗共處的時光。辰與我住得最近，樓上樓下，又是同班，我們倆學成績都很好，不分上下。上學放學，結伴走，放學後，一呼啦去她家寫作業，完成作業，一齊跳皮筋，形影不離，筒子樓裡留下很多難忘記憶。一次，她生病，沒去上學，我主動給她去送作業本，並把課本留給她，告訴她老師劃出的知識點。沒想到的是，拿回課本後，發現書裡塗成了大花臉，是她的惡作劇，我當即氣哭了。為此，好幾天我們都不說話。這件小事，成為時間長河中的一朵小浪花，早已湮沒。

璐是我的好朋友，她愛為我打抱不平，也很會玩兒。在學校，我們打成一片，放學後，也經常在一起。她是穆斯林，但這並不影響我的交往，反而更加親密，去她家吃飯的場景，我經常憶

吳鎮宇心痛兒子功課多

事件對Eymann影響很難估計，爸爸為他發聲，他定視爸爸作英雄，亦學會有主見發聲，但他只有七歲，未有足夠智慧，見識去判斷事情，會認為不適合自己的，自己不喜歡的就要出聲，性格魯莽發憤，一屆時便要費很大的勁去勸導他，這次發聲是錯的。現在連爸爸也認為不應該做這麼多功課，他是不是可以不做功課？可是不做功課會被老師責備，無奈地還是要繼續做。吳鎮宇的投訴間接增加兒子的無奈感及不滿，做功課的心情更痛苦，不如就當作是給他磨練毅力的機會，給他正面的鼓勵，給他更多正能量。

疫苗的科學對照實驗

付過，故同樣會有感冒症狀。做了抗體，但不一定等於沒事，很多人接種流感疫苗後立刻感冒，就是身體同樣地以打感冒的方法去打疫苗中的病毒，抗體是做了，但接種者同樣要經歷生病。這就是西醫的科學思維，以病作單位，而非以人出發，與「手術成功了，但病人死了」的邏輯一樣，任何以「科學」驗證的疫苗或藥，也是以此為基點及終點。止咳藥要止咳，但把毒和副作用逼得健康可述，便成為另一問題，但藥是成功止咳了，這叫科學驗證。但人體和健康是否就是可以消滅病毒為終點呢？治癌是要去腫瘤，還是要恢復健康，治高血壓是要降低血壓，還是處理血管甚至情緒問題？以流感疫苗來說，就是究竟要做做抗體，還是令整體健康提升來對抗任何型號疫苗？抗體做成了，卻有接種者感冒，或變了氣管敏感，或患上吉巴氏綜合症，但那也叫疫苗是有效的。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吳鎮宇心痛兒子功課多，在微博上載七歲兒子Eymann做功課時的苦惱照片，炮轟：「連做家長的都受不了，上學的目的是什麼？」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上星期有一新聞如是說：「由於H7N9甲型流感病毒株出現抗原漂移，多達六百人喪命。港大醫學院一項重大研究發現，在注射流感疫苗前，先塗上有效治療皮膚癌和皮膚疣的「咪喹莫特」藥膏，可有效提升免疫至二十五倍不等的保護率，甚至延長保護效力至一年。」咪喹莫特」可

廣州美食私家記憶(一)

喝罷了老火靚湯，街對面的銀記腸粉可充正餐。提起銀記腸粉，粵港澳三地都頗有盛名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銀記在老西關的文昌路，開了第一家店，到現在分店已多間。文明路這間分店已有十來年了。店面樸素簡單，圓桌圓椅，製作間也依舊舊時風俗，設在門口。無論冬夏，頂上的長葉吊扇，輕搖慢轉不曾停息。

騰騰萬里

趙鵬飛

久居廣州，時不時有朋友來詢問，要請人吃飯，哪裡有好吃的推薦？每每遇此，我總不免要多問一句，關係如何？關係到位了，街頭巷尾的地道美食，既實惠又兼具廣州特色。倘若情誼尚屬相敬如賓，還需些許排場來證明，那麼老字號的幾家酒樓包廂，就任君選擇了。

先說關係到位的吃法。例牌是先喝湯。越秀區文明路上的達揚煨品，斗櫃大的一塊地方，安置了鍋灶蒸籠。從早到晚，蒸汽氤氳。籠籠上清一色，擺着兩隻拳頭併攏大小的椰子。裡了青皮的椰子，頂上開茶壺蓋式樣的一個圓蓋子，斬成塊狀的竹絲雞或者鵪鶉或者魚頭，直接投入椰汁，再丟下幾粒枸杞子，一粒紅棗，抑或是天麻沙參，扣上圓蓋子，上蒸籠隔水熏蒸。幾個小時之後，原味椰汁和食材味入其髓，各得精妙。只有兩三個夥計忙碌着的蒸鍋前，天光到夜半總是食客如雲。正經的店面自然是沒有的，就着騎樓下的過道，隨意擺放了幾張簡易的板桌，圓頭無靠背的鐵椅子，漆皮脫落的斑駁陸離。能坐下來喝，已屬運氣不錯。大多時候，食客們都是街邊一蹲，左手端着個圓的粗瓷白碗，上挾一鐵皮圈，鐵皮圈上穩穩啣着個圓溜溜，熱騰騰的椰子燉湯。右手捏着粗白瓷起藍花的湯匙，頻頻入口。清冽甜淡的湯汁，潤得腸胃舒泰停當。早已忘記了眼前車水馬龍，塵埃如許。喝罷了老火靚湯，街對面的銀記腸粉可充正餐。提起銀記腸粉，粵港澳三地都頗有盛名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銀記在老西關的文昌路，開了第一家店，到現在分店已多間。文明路這間分店已有十來年了。店面樸素簡單，圓桌圓椅，製作間也依舊舊時風俗，設在門口。無論冬夏，頂上的長葉吊扇，輕搖慢轉不曾停息。

出了銀記，沿着文明路再走幾步，就到了文德路和文明路交界的十字路口。聞名全城的百花糖水便落戶於此，僅此一間無分店。百花糖水的舖面依然狹窄簡陋。深不過三米長，不過三米的舖頭裡，不銹鋼的長方體方槽並擺三排，每個槽裡都是一種燉好的糖水，紅豆沙、綠豆沙、黑芝麻糊、雙皮奶、西米露、杏仁奶、煉奶等十多個品種。根據牆上掛着的餐牌，可以搭配成紅豆麻蓉湯圓、香芋西米露、木瓜西米露、木瓜奶糊、番薯糖水等幾十個口味。這間糖水店的店東，深得糖水三昧，以材質優劣候足飽滿，我最偏愛的，便是那一碗紅豆沙。盛在碗裡，紅豆粒粒飽滿，咬在口裡沙甜滿溢，又能品出新會陳皮的淡淡香味。食量尚可的話，再臥三粒麻蓉湯圓在碗底，異常的糯香甜軟。早前去百花喝糖水，也是要在臨街的騎樓過道裡。名聲大了之後，老闆先後整理過幾次店面，收納了左右兩邊的小舖。雖說擠擠巴巴，但好夕食客也能像模像樣坐下來。到過一百花出品的糖水，以料足客多為標榜。若是遇到不喜甜膩的食客，旁邊十米開外的玫瑰糖水，值得一吃。這間糖水舖子已開設多年，老闆風趣幽默。一道用栗子粉和鮮牛奶撞出來的杏仁豆腐，不知成全了多少對拖着手來消夜的男男女女。